

# 經考

# 經考卷三

休寧戴震記

## 六詩

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孔穎達曰、詩之四始、以風為先、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為之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為之、言事之道、直陳為正、故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附託外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後隱、故比居興先也

程子曰、詩有六體、須篇篇求之、或有兼備者、或有偏得一二者、風有風動之意、興有興喻之意、比則直比

之而已。蛾眉瓠犀是也、賦則敷陳其事、如齊侯之子
衛侯之妻是也、雅則正言其事、頌則稱美之言也、如
吁嗟乎騶虞之類是也、
呂祖謙曰、得風之體多者為國風、得雅之體多者為
二雅、得頌之體多者為頌、風非無雅々非無頌、
又曰、興與比相近而難辨、興之兼比者、徒以為比、則
失其意味矣、興之不兼比者、誤以為比、則失之穿鑿
矣、朱子曰、詩中說興處多近比、如關雎麟趾、皆是興
而兼比、然雖近比、其體都只是興
又曰、比興之中、各有兩例、興有取所興為義者、則以

上句形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全不取義者、則但取一二字相應而已、要之上句常虛、下句常實、則同也、比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者、學者隨文會意可也、

王應麟曰、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々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上林賦、揜羣雅、張揖注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愚謂八篇可歌者、唯鹿鳴白駒在小雅、貍首今亡、鄭氏以為射義所引曾孫侯氏之詩、餘皆風也、而

亦謂之雅豈風亦有雅與劉氏小傳或曰貍首鵲巢也騶虞文似之此有貍首又有鵲巢則或說非矣閻若璩曰小雅除笙詩自鹿鳴至何草不黃凡七十四篇大雅自文王至召旻凡三十一篇故曰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以篇數言也

按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風雅頌作詩有此三體也賦比興詩之辭有此三義也賦者指明而敷陳之也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即賦也比者託事比擬不必明言而意自見也如鴟鴞通篇為鳥言是也興者假物引端也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之類是也樛木之詩先儒以為興是葛藟但

人乎哉。

江昚齋先生曰、唐人釋經、不具古音、且云古人韻緩不煩改字。宋吳棫才老始作韻補、蒐群書之韻異乎今者、音別之為古音、明楊慎用修又增益之為轉注古音、言韻學者、謂二家為古韻權輿。而韻補尤毛詩功臣、余謂凡著述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二家淹博有之、識斷精審則未也、三百篇後、古音亦漸尨矣、屈宋辭賦、往往有韻語之韻、漢雖近古。時有古音、而踳駁舛謬者亦不少、魏晉而後、古韻益微、降及

唐宋、口習今音、而又間為古韻此何足為與據而二家惟爭徵引、殊少決擇、古韻亦茫無界畔、似諸韻皆可混通、此識斷之難言也、古有韻之文、亦未易讀、稍不精細、或韻在上而求諸下、韻在下而求諸上、韻在彼而誤叶此、或本分而合之、本合而分之、或間句散文而以為韻、或是韻而反不韻、甚則讀破句、據誤本、雜鄉音、其誤不在古人而在我、二家亦往往不免、此精審之難言也、

又曰、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此以首句與第四句、韻中二句非韻、猶之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戾、詈、韻、而寇、可、非韻也、吳氏

興福履成然以是詩為后妃逮下故衆妾稱願之詩中無從知其為衆妾所作徒因樛木下垂葛藟上蔓喻后妃逮下衆妾上附則比之義矣麟之趾先儒亦以為興然又曰于嗟麟兮歎美公子為麟也麟喻公子趾定角喻公子振振仁厚於是歎麟即歎公子則亦比之義也冽彼下泉浸彼苞稂先儒謂比王室陵夷小國困弊即以興下愾然念周京葛覃主乎思歸寧本非自為絺綌然因服葛時有感追念未嫁在父母家曾為之首章并及葛葉萋萋黃鳥飛鳴總謂之賦黍離泮水等詩先儒又有賦其事以起興之說然

則賦也、興也。特作詩者之立言置辭，不出此三者。若強拆之，反自亂其例。蓋情動于中而形于言，何嘗以例拘？既有言矣，就其言觀之，非指明敷陳，則託事比擬，則假物引端。引端之辭亦可寄意比擬，比擬之辭亦可因以引端，敷陳之辭又有虛實淺深反側彼此之不同，而似于比擬引端，往往有之。此三者在經中、不辭自明、辭之反滯于一偏矣、

## 小雅大雅

穀梁曰、純乎雅之體為雅之大。雅乎風之體為雅之小、太史公稱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

離騷可謂兼之、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

按、小雅陳說人事、大雅每言天道、觀乎小雅、可以知政、觀乎大雅、可以達天、毛詩序謂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蓋其所言之理、與樂章之體製、俱因之而有別也、小雅猶近風、大雅則鄰於頌、

王風魯頌

王應麟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胡文定謂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不復有雅、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孟子集注同、）呂成公謂蓋指筆削春秋之時、非謂春秋之

所始也詩既亡則人情不止於禮義天下無復公好惡春秋所以不得不作與又軒曰文中子以為詩者民之情性人之情性不應亡使孟子後出必從斯言

若璩按沈約曰歌咏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則鄭康成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之說非文中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則邵康節自從刪後更無詩之說非

又曰范甯穀梁序孔子就太師正雅頌因魯史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然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已為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於國風非孔子也

章如愚曰、王之風非貶王也、體本風也、魯之頌非褒尊也、體本頌也、詩體有風雅頌之殊、非雅重于風、頌高於雅也、

顧炎武曰、邶鄘衛王列國之名、其始於成康之世乎、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而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采於商之故都者、則繫之邶鄘衛、其采於東都者、則繫之王、（王亦周初太師之本名、馬永卿述元城劉先生之言、亦謂邶鄘衛本商之畿內、故序王之上）其采於列國者、則各繫之其國、至驪山之禍、先王之詩亡已闕軼、而孔子所錄者、皆平王以後之詩、此變風之所由名也、詩雖變而大師之本名、則不敢變、此

十二國之所以猶存其舊也、先儒謂王之名不當儕於列國、而為之說曰、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于邦君、誤矣、

又曰、二南也、豳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詩也、至於幽王而止、其餘十二國風、則東周之詩也、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西周之詩亡也、詩亡而列國之事迹不可得而見、於是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出焉、是之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也、周頌、西周之詩也、魯頌、東周之詩也、成康之世、魯豈無詩、而今亦已亡矣、故曰詩亡、列國之詩亡也、其作於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豳

以頌、則固未嘗亡也、

又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廟、魯之頌、頌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頌之後者、魯人謂之頌也、鄭氏曰奚公時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之、然春秋列國卿大夫賦詩、無及此四篇者、世儒謂夫子尊魯而進之為頌、是不然、魯人謂之頌、夫子安得不謂之頌乎、為下不倍也、春秋書公郊禘、亦同此義、孟子曰、其文則史、不獨春秋也、雖六經皆然、

又曰、列國之風、何以無魯、太師陳之、固曰魯詩、不謂之頌矣、孔子魯人也、從魯而謂之頌、此如魯史之書公也、

按周興於岐、故西都之詩、分繫二公、其采邑則始興之地、其人則布政之大臣也、東都使諸侯朝覲於王之所、故曰王城、是以王名其地也、以王名其地、而其地所采詩、謂之王、是亦以地繫詩也、又何疑乎魯頌、頌之體變矣、然不可謂之風、其始作之也、即以為頌而作之、毛詩序云、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未聞其所據、

## 四始

史記、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

鄭康成曰、文王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

又曰、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經、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

成伯瑜曰、詩有四始、〻者正詩也、謂之正始、周召二南、國風之正始、鹿鳴至菁〻者莪、為小雅之正始、文王受命至卷阿、為大雅之正始、清廟至般、為頌之正始、

按四始自毛詩序史記已言之、蓋經師相傳之遺語、後儒因之、又有風雅正變之説、今考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騶虞、小雅鹿鳴四牡皇〻者華南陔白華〻黍魚麗由庚南有嘉魚崇丘南山有臺由儀、頌之雝酌及豳詩豳雅豳頌逸篇之九夏貍首采薺新宮之屬、見於禮經者、皆周公所定之樂、

章而太師教六詩瞽矇掌六詩之歌並定於周公制作禮樂時矣余竊謂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其定於周公者部分有四周公已後之詩後人所採入因舊部而各隸其後則周公初定之篇章是為詩之四始可知也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而冬夏所教其初詩之正經惟有所謂四始者而已今之三百十一篇者不知周太師採而增益之與卻魯太師所得者與魯頌之名必非列於周太師者則孔子所據殆魯太師職掌所存者耳今詩中逸其辭者僅六篇他若貍首新宮采薺以及驪駒茅鴟等當孔子正樂定詩之

時、不、應、已、逸、意、孔子、後、有、亡、失、蓋孔子所定詩、不止逸其六、但篇次所在不可考、而今詩之次第、未必盡孔子所定之舊也、亡逸錯簡、篇名失傳、不可周知、然、失、亡、之篇固、不、多、以、加、於、三、百、十、一篇、去、三、百大、數、未、遠、四始之為正經、無、在、其中、若顧炎武謂南豳雅頌為四詩、則又異於四始之義矣、

## 樂章

鄭康成周南召南譜曰、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

騶虞。小大雅譜曰。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錄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

騶義序故耳。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為節。今無貍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為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

鄉飲酒禮注曰、鄉樂者風也、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
頌為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
也、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
遏渠、天子所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
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
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
其笙閒之篇未聞、

周禮鍾師注曰、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杜子春云、王
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
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

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驁夏、春秋傳曰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遏渠、所謂三夏矣、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玄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

孔穎達曰、其舞則燕禮云、若舞則酌、是諸侯於臣得用頌、又郊特牲曰、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注云、

僭諸侯明諸侯得奏肆夏、故郊特牲又曰、賓入門而
奏肆夏、示易以敬、注云賓朝聘者也、又大射燕禮納
賓、皆云及庭奏肆夏、及周禮注、杜子春云、賓來奏納
夏之等、皆謂賓始入、及庭、未行禮之時、與升歌合樂
別也、又曰、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
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顧炎武曰、今按以變雅而播之於樂、如衛獻公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是也
王應麟曰、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弦歌周南召南
之詩、漢安世房中樂、唐山夫人所作、魏繆襲謂安世
歌、神來燕享、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

言、謂房中為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

顧炎武曰、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頌各得其所、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頌也、詩之入樂者也、邶以下十二國之附於二南之後、而謂之風、鴟鴞以下六篇之附於豳、而亦謂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於小雅、民勞以下十三篇之附於大雅、而謂之變雅、詩之不入樂者也、樂記、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

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朱子曰、二南正風、房中之
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
廟之樂也、至變雅則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時政之得
失而邶鄘以下、則太師所陳以觀民風者耳非宗廟
燕享之所用也

又曰、歌者爲詩、擊者拊者吹者爲器、合而言之謂之
樂、對詩而言、則所謂樂者、八音、興於詩、立於禮、成於
樂是也、分詩與樂言之也、專擧樂、則詩在其中、吾自
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合詩與樂言
之也

又曰、鄉飲酒禮、工四人、二瑟、注、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古人琴瑟之用、皆與歌並奏、故有一人歌一人鼓瑟者、漢文帝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是也、師古曰、倚瑟、即今之以歌合曲也、亦有自鼓而自歌、孔子之取瑟而歌是也、若乃衛靈公聽新聲於濮水之上、而使師延寫之、則但有曲而無歌、此後世徒瑟之所由興也、

又曰、詩三百篇、皆可以被之音而為樂、自漢以下、乃以其所賦五言之屬為徒詩、而其協於音者、則謂之樂府、宗以下、則其所謂樂府者、亦但擬其辭、而與徒詩無別、於是乎詩之與樂、判然為二、不特樂亡而詩

亦亡

又曰、古人以樂從詩、今人以詩從樂、古人必先有詩而後以樂和之、舜命夔教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是以登歌在上、而堂上堂下之器應之、是之謂以樂從詩、宋國子丞王普言古者既作詩從而歌之然後以聲律協和而成曲自歷代至於本朝雅樂皆先製樂章而後成譜崇寧以後乃先製譜、後命辭、於是辭律不相諧協、且與俗樂無異、朱子曰、詩之作、本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詩出乎志者也、詩者其本、而樂者其末也、古之詩其人有先王之風、諷誦之教、其心和、其辭不侈、而音節之間、往往合於自然之律、楚辭以下、即已不必盡諧、

降及魏晉、古音遞變、南北各殊、故文人之作、多不可以協之音、而名為樂府、無以異於徒詩者也。

（文心雕龍言楚辭訛韻寔繁）

（元稹言樂府等題、除鐃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類、亦未必盡於管絃也、）

猶人有不純、而五音十二律之傳於古者、至今不變、於是不得不以五音正人聲、而謂之以詩從樂、以詩從樂、非古也、後世之失、不得已而為之也、

又曰、漢書武帝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夫曰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是以詩從樂也、後代樂章皆然、

又曰、十九章司馬相如等所作、略論律呂、以合八音

者也、趙代秦楚之謳、則有協有否、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采其可協者、以被之音也、

又曰、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皆郊廟之正樂、如三百篇之頌、其他諸詩所謂趙代秦楚之謳・如列國之風、

又曰、樂府中如清商清角之類、以聲名其詩也、如小垂手大垂手之類、以舞名其詩也、以聲名者必合於聲、以舞名者、必合於舞、至唐而舞亡矣、至宋而聲亡矣、於是乎文章之傳盛、而聲音之用微、然後詩興而樂廢矣、

按南豳雅頌或特作詩以為樂章或采所有之詩定為樂章漢儒有謂關雎為畢公作者當時或有傳書如金縢左傳國語言周公作鴟鴞常棣時邁思文之類今不可考矣周南召南所謂房中之樂鄉樂是也儀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又射節用騶虞貍首采蘋采蘩其采蘋則本為女子教成之祭而作古人樂章一詩而數用有如此

小雅六亡篇

毛詩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鄭康成

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孔穎達曰、此三篇既亡其辭、其名曰南陔白華華黍之由必是詩有此字不可以意言也

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鄭康成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間歌魚麗、

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意、陸德明曰、此三篇義與南陔等同、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丘在南山有臺前、以其俱亡、使相從耳、

張子曰、人或言亡詩六篇古無其詩、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於笙、非若歌之可習、

呂伯恭曰、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

與笙相和而歌乎

王應麟曰劉原父曰南陔以下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云歌有其義亡其辭非亡失之亡乃無也朱子謂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薛鼓之節而亡之（儀禮疏曰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即亡）

按六亡詩之篇名蓋取之辭中亦猶關雎葛覃卷耳之類必辭中有其字然後有此名非空名也以是知其辭亡也儀禮以其詩被之于笙而曰樂曰奏猶鄉射禮樂正諭太師曰奏騶虞而周禮鐘師騶虞貍首采蘋采蘩皆曰奏籥章龡豳詩龡豳雅龡豳頌則豳

祓于、齋而曰、歛、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左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一、詩、而、或祓于、管、或賦、其、辭、以、是、知笙、詩、籥、詩、管、詩、之、未、嘗、無、辭、也、其所以亡。或因別有笙譜、習者取詩簡合之、殘滅之餘、全詩不見矣、

篇次世次

孔穎達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已後、簡札始、倒、或者草蟲有憂心之言、故不用為常樂耳、王應麟曰、曹氏詩說、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

王應麟曰、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為畢公作、謂得之張超、式謂得之蔡邕、未詳所出、

又曰、太史公云、周道缺而關雎作、晁景迂曰、齊魯韓三家、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爲康王詩、王風爲魯詩、韓士龍曰、關雎作刺之說、是賦其詩者、

又曰、太史公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鹿鳴周大臣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彈弦風諫、漢大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琴操曰、古琴有詩歌五曲、曰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鹿鳴在宵雅之首、以爲風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說、猶關雎刺詩作諷也、呂元鈞謂陳古以風、非謂二詩作于衰周、

又曰、史記周紀、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漢匈
匈奴傳、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
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獫狁之故、
豈不日戒、獫狁孔棘、注云、小雅采薇之詩也、古今人
表、懿王時詩作、注、政道既衰、怨刺之詩始作、然則采
薇為懿王之詩矣、詩譜序、懿王始受譖、烹齊哀公、意
王失禮之後、即不尊賢、正義謂變風之作齊衛為先、
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故先言此也、愚謂采
薇正雅、當從毛氏、若變風則始於懿王、
又曰、史記匈奴傳、周襄王與戎狄伐鄭、戎狄逐襄王、

於是戎狄戎居于陸渾、東至于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漢匈奴傳、則曰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以六月為宣王詩是也、以魯頌六月出車為襄王詩、以出車為宣王詩、而史漢又不同、皆未詳、

又曰、詩小傳云、詩有夏正、無周正、七月陳王業、六月北伐、十月之交刺純陰用事而日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言暑之極其至、皆夏正也、而獨謂十月之交為

周正可乎。漢曆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曆則有之。識者疑其傳會而爲此也。愚按正義謂校之無術，而大衍曆日蝕議云，虞劆以曆推之，在幽王六年。虞劆造梁大同曆，非始於唐也。鄭箋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故曆家因之。孫莘老解春秋，用鄭説，謂八月秋之分，日食秋分，而詩人醜之。安得曰分至不為災也。蘇子由陳以南，皆以十月為陽月，宋文公從之。宋書禮志載魏史官之言曰，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曆，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疎密而已。大衍曆議云，黃初已來，治曆者始課日蝕疎密，及張子信而益詳。嘗攷通鑑皇極經世，秦始皇八年，歲在壬

戌、呂氏春秋云、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申、曆有二年之
差、後之算曆者、於夏之辰弗集房、周之十月之交、皆
欲以術推之、亦已疎矣、此存中云、日食正陽之月、先
儒止謂四月、非也、正謂四月、陽謂十月、子由詩說與
存中同、
又曰、朱子詩傳、采菽天子所以荅魚藻也、泰苗宣王
時美召穆公之詩、皆非刺時、愚按國語注、采菽王賜
諸侯命服之樂也、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韋
昭已有是說、
顧炎武曰、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

所正且如褒姒滅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劳之宣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菽十詩皆為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於前朱子日月傳曰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渭陽秦康公為太子時作也而次於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於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而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十月之交有豔妻之云自當是幽王漢興之初師移其

第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為武而其三為賚其六為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為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

又曰邶鄘之亡久矣故大師但有其名而三國同風無非衛人之作檜（左傳作鄶）之亡未久而詩尚存故別於鄭而各自為風豳風之篇其西周未亡之日乎（日雖將西）

歸是鎬京尚存。故鄭氏譜以爲當夷王厲王之時。魏氏以檜詩皆爲鄭作，非也。

閻若璩曰：嘗以曆上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十月建酉，朔日辛卯，辰時，正得日食。非唯虞鄺，郎唐道士傅仁均、僧一行亦步得是日日食，乃知康成精于曆學。本傳稱其始通三統曆，注有乾象曆，抑數經解有不可盡拘以理者，此類是也。又嘗以曆上推，始皇八年壬戌歲，是年秋，恰有甲子朔，與呂覽秦八年秋甲子朔之文合，則歲在涒灘，當作歲在淹茂為是。不然，必以涒灘，則維秦六年秋，無甲子朔矣。

按采薇、出車、杕杜，漢世有謂為懿王時詩者，據詩中

曰天子曰王命毛鄭解爲殷王徒泥正雅作于周初亂苟其詩得乎義之正而爲治世之正亦何必非正雅邪文王未嘗自稱王成康已後昭穆共懿孝夷厲宣八王而宣王命吉甫北征曰玁狁孔熾則前此二百餘年間固亦有玁狁崛彊之事矣宣王之臣皇父謂南仲爲大祖豈必遠求南仲于文王時乎文王之臣亦未聞有南仲者矣南陔已後則文周初雅未可以今之詩篇次第定作詩世次也鄭南山以下舊說以爲幽王時詩朱子嘗疑楚茨至車舝十篇爲正雅錯誤在此魚麗采菽黍苗隰桑瓠葉同黍苗言召

伯營謝與大雅崧高皆宣王封申伯事自民勞至桑柔五篇舊說以為厲王時詩然衛武公作抑據國語則年九十有五矣武公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作抑詩之時雖不必九十五當在宣王以後也宣王在位四十六年為王十一年平王五十一年武公九十五則當平王二十三年

商頌國風

吳澄曰太師所職者當代之詩也商則先代之詩故次之周魯之後

顧炎武曰自邶至曹皆周初太師之次序先邶鄘衛殷之故都也次之以王周東都也何以知其為周初

之次序、邶鄘也、晉而謂之唐也、皆西周之舊也、惟鄭乃宣王所封、中興之後、始立其名於大師、而列於諸國之先者、鄭亦王、畿之內、也、故次於王、也、桓公之時、其詩不存、故首緇衣也、

按邶鄘衛者、皆衛風、猶以舊名、列在太師、者、分繫之、國語、鄭桓公有滅虢鄶尋十邑之謀、武公卒取之、而鄭之名列在太師者、西鄭也、既滅虢鄶尋十邑、遂居是濟洛陽河穎之間、以始受封之鄭名之、所謂新鄭、今所繫詩、新鄭之詩也、鄭之名不改、故太師所列、亦不改也、唐後改曰晉、而唐之名列在太師者不

改從予始封而已周世之國無幽故繫國風之末爾
頌列于周魯後猶幽列於國風後也

## 古音叶韻

徐蕆曰音韻之正本諸字之諧聲有不可易者如霾為亡皆切而當為陵之切者由其以貍為聲浼為每罪切而當為美辨切者由其從免得聲有為云九切而賄痏鮪皆從有得聲則當為羽軌切矣皮為蒲麋切而波坡頗跛皆從皮得聲則當為蒲禾切矣又如服之為房六切其見於詩者凡十有六皆當為蒲北切而無房六叶者友之為云九切其見於詩者凡有

十一、皆當作羽軌切。而無與云九叶者、以是類推之
雖毋以他書為證可也
陳根孫曰、陸德明於燕燕詩以南韻心、有讀南作泥
心切者、陸以為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此誠名言、今之
讀古書者、但當隨其聲而讀之、若家之為姑、慶之為
羌、馬之為姥、聲韻全別、不容不改、苟其聲相近可讀、
則何必改字、
王應麟曰、吳才老詩叶韻補音序曰詩音舊有九家、
唐陸德明定為一家之學、開元中修五經文字、我心
慘慘為懆、（七到切）伐鼓淵淵為鼘、（於巾反）皆與釋文異、乃

知德明之學、當時亦未必盡用、
戴侗曰、經傳行皆戶郎切、未嘗有協生韻者、慶皆去羊切、未嘗有協敎韻者、如野之上與切、下之後五切、皆古正音非叶韻也、
陳第曰、一郡之內、聲有不同、繫乎地者也、百年之中語音遞轉、繫乎時者也、三百篇、詩之祖、亦韻之祖也、作韻書者宜權與於此、遡源沿流、部提其字曰古音某、今音某、則今音行而古音庶幾不泯矣、
顧炎武曰、古音非叶、極為精當、然愚以古詩中間有一二與正音不合者、如興蒸之屬也、而小雅末章與

音為韻、大明七章與林心為韻、戎東之屬也、而常棣四章與務為韻、常武首與祖父為韻、又如箕子洪範、則以平與偏為韻、孔子繫易、于屯、于比、于恒、則以禽與窮中終、容凶功為韻、于蒙于泰、則以寔與順巽願亂為韻、此或出於方音之不同、今之讀者、不得不改其本音而合之、雖謂之叶亦可、然特百中之一二耳、閻若璩曰、字有古音、以今音繩之、祇覺其扞格不合、猶語有北音、以南音繩之、扞格猶古也、人知南北之音繫乎地、不知古今之音繫乎時、地隔數十百里音即變易、而謂時歷數千百載音猶一律、尚得謂之通

棫以調同為韻、讀調如同、引離騷為證思謂離騷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皋陶而能調、蓋屈子亦誤以此詩為韻、故放之、古人讀書不必其無誤也、東方朔七諫、不量鑿而正枘兮恐矩矱之不同、不論世而高舉兮恐操行之不調、則文誤、從離騷者耳、

又曰、按殷武四章、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三句連韻、嚴在嚴韻、監在去聲五十九鑑、亦在平聲二十八銜、濫在去聲五十三勘、平與去可通韻也、下文不敢怠遑、乃間句耳、舊叶嚴側剛反、引楚辭天問為

證天問云、勳闔夢生、火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嚴亦音莊、愚謂此亦如以誦韻同之類、皆古人誤讀
詩因強傚其韻耳、陳氏又為之說曰、漢明帝諱莊、改
莊助為嚴助、以其音之同也、古人改易名姓、如陳田
馬𢇛之類、皆字異音同、嚴與莊義相近耳、非音同也

李文藻鈔藏

經考卷四　　　　　　　休寧戴震記

周官經

漢書藝文志、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師古曰、即今之周官禮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記充之、

馬融曰、秦自孝公以下、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及、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又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

之、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為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幼

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

致太平之迹、〻具在斯、奈遭天下倉卒、兵革並起、疾

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

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

鄭衆賈逵往受業焉、

鄭康成曰、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及

子大司農仲師、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

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玄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

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

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推達廣攬者也、二鄭
者同宗之大儒、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之所訓也、
後漢書、玄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
隋書經籍志、漢時有李氏得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
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
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
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
賈公彥曰、按藝文志云、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
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書經傳諸
子詩賦、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録而奏之、會向卒、

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奏其七略、故有六藝七略之屬、歆之錄、在於哀帝之時、不審馬融何云、至孝成皇帝命劉向子歆、考理秘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略者、成帝之時、蓋劉向父子、並被帝命、至向卒、哀帝命歆卒父所修者

又曰、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玄徧覽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荅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按後漢書云荅林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

王應麟曰、禮器經禮三百、鄭氏注謂即周禮三百六十官、漢志禮經三百、臣瓚注云、周禮三百是官名也、禮經謂冠昏吉凶、蓋以儀禮為經禮也、朱子從瓚說、謂周禮乃設法分職之書、禮典在其中、而非專為禮設也、

朱升曰、周公六典本以命官、而非以記禮、其間所載之禮、乃職掌之所及者爾、

正月之吉

顧炎武曰、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注云、周正月朔日、太宰注同、正歲令于教官注云、夏正月

朔日、州長既以正月之吉讀法、又以正歲、即此是古

讀法如初、注云此四時之正、重申之

人三、正並用之驗、逮周書周月解曰、亦越我周改正

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正謂

此也、如左氏桓公五年傳云、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之類是也、幽詩

七月一篇之中、凡言月者皆夏正、凡言日者皆周正

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傳曰、一之日

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

又曰北史李業興傳、天平四年使梁、梁武帝問尚書

正月上日、受終文祖、此時何正、業興對曰、此夏正月

梁武帝問何以得知、業興曰、案尚書中候運衡篇云、

日月營始故知夏正又問堯時以前何月為正業與對曰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寔所不知梁武又云寅賓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業與對曰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近有楚人謝為堯建子舜建丑之說者據此闕之遂無以難

按周禮之書曰歲終曰正歲曰春秋冬夏皆夏時也夏數得天以夏時經紀庶事斯順而易明然周之頒朔必以周正故用夏謂之歲用周謂之年太史掌其

從夏時所行之事合以周之歷日此之謂正歲年以序事也後儒或謂正月之吉亦夏時其說曰凌人掌冰政（杜子春改政為正屬下句）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十二月為夏之十二月則正月亦為夏之正月含此無證也余以謂周禮重別歲年之名直曰正月之吉則知為周正月也不直曰十有二月而曰歲十有二月加歲以明夏以別周則知為夏時也此周禮之義例也（他書不必然）如正月之吉亦夏時是無別於正歲而周禮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政又曰正歲令于教官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

使各以教其所治正歲令群吏考法于司徒以退各憲之于其所治之國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正歲則讀教法如初異正月正歲之名而事不異其為二時審矣凡言正月之吉必在歲終正歲之前未嘗一錯舉於後其時之相承正月為建子之月歲終為建丑之月正歲為建寅之月也周旣以建子為正月一王正朔之大不可沒焉者也使有夏無周焉用改正朔哉周禮所志於官事無不備曾謂一王正朔之大可以空其事沒其文而使後人之讀是書疑若未嘗改正朔也者則周正為大不美而不可存也豈周之書哉今其

書、先之以正月之吉、布政之始也、故曰始和、謂始調協
之、繼之以正歲於是而後得徧奉以行也、六官之長。有
止言正月之吉。不言正歲者。上之所慎。在宣布之始也。
六官之屬。有止言正歲。不言正月之吉者。待上之宣
布。乃齊同奉行也。上。之。布。之。必。不。能。一。日。而。徧。王。畿。
千。里。之。廣。下。之。奉。行。又。同。用。是。日。恐。能。相。及。乎。哉。是
故因時制其宜、以建子之月、宣布自上、一王正朔之
大、既非闕然無事、以建寅之月、百職咸舉、夏數得天、
後順其序而不違、孔子論為邦、用夏時、而作春秋、必
奉周。、、禮、用正歲以合天。而必先正月之吉以著正

朔周公孔子之道一而已矣、

禁凶聲

顧炎武曰、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凶聲如殷紂好為北鄙之聲、所謂、亢、厲、而、激、末、以、象、殺伐之、氣、者也、注謂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此則一淫聲、已該之矣、

匏

熊朋来曰、八音之有笙、宜以竹稱、而乃以匏稱、是所重在匏也、

顧炎武曰、土鼓、樂之始也、陶匏、祭之大也、二者之音

非以悦耳存其質也國語伶州鳩曰匏竹利制又曰匏以宣之瓦以贊之今之大樂久無匏土二音舊唐書音樂志笙女媧氏造列管於匏土內簧其中今之笙竽雖以木代匏而漆之無匏音矣宋葉少蘊避暑錄謂大樂久無匏土二音笙以木刻其木而不用匏壎亦木爲之元史匏以班竹爲之而八音但有其大六矣

今坊刻日知錄作八木刻其本

## 婦人拜

王應麟曰鄭司農注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項氏曰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冑之士不拜故以肅爲禮以其不可折腰也其儀特斂手向身微作曲勢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漢時婦人之拜不過如

以手至地

或作首至地

此或謂自唐武氏始尊婦人、不令拜伏、誤矣、周天元令婦人拜天臺、作男子拜、則雖鹵俗、婦人亦不作男子拜也、内則尚右手者、言斂手右向、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之尚左亦然、

閻若璩曰、劉熙釋名云、拜于婦人為扶、自抽扶而上下也、朱子曰、古者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余謂婦人拜之重者、莫過昏禮之扱地拜、扱地拜、以手至地、猶首不至手、首至手、則書所謂拜手、大祝所謂空首矣、婦人無此等

太史正歲年以序事

王應麟曰太史正歲年以序事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朔數三百五十四日漢歷志曰閏所以正中朔也或謂周以建子爲正而四時之事有用夏正建寅者用建寅則謂之歲用建子則謂之年洪範正義從冬至及明年冬至爲一歲

按周之歷法掌於馮相氏占變掌於保章氏而大史所掌者歷日天時之書凡推步望氣不屬焉然又曰正歲年以序事有近於推步何也曰失其傳也考諸爾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夏數得天故殷周雖改正朔仍兼用夏正周用夏不用殷故舉歲年不及祀

歲也者、夏時也、以建寅為孟春、年也者、周以建子為正月也、夏之歲、周之年、不同、而兼用。不可、勿正之、以序別其行事。如祭祀、田獵、逆暑、迎寒之屬、夏時繁仲春者。周為四時。繁仲秋者。周為十月、是也。鄭康成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云者、從乎日躔發斂一周、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十二分之、自前中氣、入後中氣、三十日而有盈分、是謂氣盛盈、朔數云者、從乎月與日會以成一月、引而合于日、凡十二月三百五十四五日、有閏月、則三百八十四日、日月同行謂之合朔、自前朔距後朔、三十日而有虛分是謂

朔虛中、朔之法焉相氏職之矣、康成據以別歲年之名、稽諸古籍未有明證、別夏時首建寅、若中數曰歲、則起冬至建子、是又二說之不可相通也、然則偏信爾雅、得非孤證與、曰、周禮、有之、其爲夏時之正月、元日、謂之正歲、正歲也者、猶曰、歲之正始也、凌人、歲十有二月、則加歲、以明夏時之十二月也、以周禮爲周禮、一書之中、焉用更端立異也哉、

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

顧炎武曰、有明火、有國火、以陽燧取之於日、司烜氏、近於天也、故卜與祭用之、董氏、大祝、大司寇、國火取之五行之

木燧近於人也、故烹飪用之、

又曰、古人用火必取之於木、而復有四時五行之変、素問黃帝言壯火散氣少火生氣、季春出火貴其新者、少火之義也、今人一切取之於石、其性猛烈而不宜人、疾疢之多、年壽之減、有自來矣、

又曰、邵氏學史曰、古有火正之官、語曰、鑽燧改火、此政之大者也、所謂光融天下者、於是乎在、史記楚世家、重黎為帝嚳火正、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周禮、司烜氏所掌、及春秋宋衛陳鄭所紀者、政皆在焉、今治水之官、猶夫古也、而火獨缺焉、飲知擇水、而烹不擇火、以祭以養、謂之脩物、

可矣

按司爟注、鄭司農說、以鄹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與論語集解馬融說引周書月令同

## 異晝夜漏

王應麟曰、漏刻之法、晝夜百刻、易氏云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王昭禹云、寅申巳亥子午卯酉八時、各八刻、辰戌丑未四時、各九刻、愚謂易氏之說、與古法合、馬融以昏明爲限、鄭康成以日出入爲限、有五刻之差、蔡邕以星見爲夜、日入後三刻、日出

前三刻、皆屬晝、鄭與蔡校一刻、王伯照云晝夜長短、以岳臺為定、九服之地、與岳臺不同、則易箭之日、亦皆少差

按晝夜永短、隨地之南北不同、漸北、則、夏永者、益永、冬短者、益短、以至於北極下、半年為晝、半年為夜矣、漸南、則、夏永者漸減、而冬短者漸增、以至於赤道下、一歲恆如春秋分、無復永短矣、言其近者、南北萬里、而永短即殊、因其北極高下不同、可以推算知之也、

又按古漏刻之法、晝夜百刻、每一刻為六十分、以十分為一小刻、分隸十二辰、每一辰、八大刻、二小刻、祇

天監中、改用九十六刻、每一辰惟八刻、始變古法、旋廢不用、今歐邏巴以晝夜為二十四小時、一小時四刻、合之凡九十六刻、蓋本於梁天監中所改者耳、

考工記

鄭目録曰、司空之篇亡、漢興、購求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録以備大数、

賈公彥曰、冬官一篇、其亡已久、有人尋集舊典、録此三十工、以為考工記、雖不知其人、又不知作在何日、要知在於秦前、是以得遭秦滅焚典籍、韋氏裘氏等闕也、

林希逸曰、考工記不特爲周制也、盡記古百工之事、故匠人以世室重屋明堂並言之、三代制度、皆在此也、但書不全矣、此書續出闕略不全、不止韋氏裘氏段氏等官而已、其先後次序、亦自參錯不齊、如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若以序言、當在上篇、今梓廬匠車弓、皆在下篇、而其序亦自不同、又畫繢二官、而止曰畫繢之事、玉人亦然、意其全書、凡曰之事者、皆總言之、其列官自別、即車人之事、又有車人爲其爲其可知也、況一官非止爲一事、如輪人梓人匠人車人、皆一官之名、而分主數事、惜乎其不全見也、

王應麟曰、考工記或以為先秦書、而禮記正義云、考文時求得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漢書謂河間獻王得之、非孝文時也、序錄云、李氏上五篇、失事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六藝論云、壁中得六篇、誤矣、齊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漢時科斗書已廢、則記非博士作也、

禮經十七篇

史記儒林列傳、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

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〻散亡益多、于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常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為淮揚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

漢書藝文志、經七十篇、后氏戴氏、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

漢書儒林傳、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為名、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授沛聞人通漢子方、〔如淳曰、聞人姓也、名通漢、字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為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師古曰、子孫、榮之字也、〕仁為大鴻臚、家世傳業、榮琅邪太

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晉書、元帝踐阼、周官禮記鄭氏置博士、荀崧上疏曰、
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玄於禮特明、皆有證據、宜置
鄭儀禮博士一人、

隋書經籍志、後漢唯曹元傳慶氏、以授其子褒、然三
家雖存並微、相傳不絕、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
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作注、爲鄭氏學、其喪服一、
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為注解、今又別行、朱子曰、張
忠甫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爾、此行
則不深考於劉歆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

者特略舉首篇以明之、其曰推而致于天子者蓋
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
而可推耶、
王應麟曰、三禮義宗云、儀禮十七篇、吉禮三、凶禮四、
賓禮三、嘉禮七、軍禮皆亡、禮器注、曲禮謂今禮也、即
指儀禮、而儀禮疏云、亦名曲禮晉荀崧亦云、朱文公從漢
書臣瓚注、謂儀禮乃經禮也、曲禮皆微文小節、如今
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所謂威儀三千也、
又曰、士冠禮有醮用酒、注以為用舊俗、士喪禮云、商
祝夏祝、則禮之兼夏殷者、

敖繼公曰、儀禮先儒皆以爲周公所作、以其書攷之、辭意簡嚴品節詳備、非聖人莫能爲也、是經之言、士禮特詳、其於大夫則但見其祭祀耳、而其昏禮喪禮無聞焉、此必其亡逸者也、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如其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則無是禮焉、則是逸之也明矣、又諸侯有覲禮、但用於王朝耳、若其邦交、亦當有相朝相饗相食之禮、又諸侯亦當有喪禮祭禮、而今皆無聞、是亦其亡逸者也、

又曰、禮古經十七篇、其十三篇之後、皆有記四篇、則無之四篇者、士相見大射少牢上下也、然以意度之、

此四篇者、未必無一記之可言、或者有之而亡逸焉爾、儀禮諸篇之記、有特為一條而發者、有兼為兩條而發者、亦有兼為數條而發者、亦有於經意之外、別見他禮者、

熊朋來曰、儀禮名為十七篇、實十五篇而已、既夕禮、乃士喪禮之下篇也、有司徹、乃少牢饋食禮之下篇也、

何喬新曰、冠昏相見三篇、皆士禮也、鄉飲鄉射二篇大夫禮也、燕射聘覲公食大夫五篇、諸侯禮也、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四篇、皆諸侯之士喪祭禮、少牢

饋食有司徹二篇皆諸侯之卿大夫祭禮，喪服一篇，則通言上下之制。

朱彝尊曰、后氏之禮，分爲四家，聞人通漢雖未立於學官，而石渠禮論，其議奏獨多，慶氏亦必有書，顧未詳篇目，東漢之世，曹充父子尚傳其學，竊怪班史志藝文，獨不及之，何與。

按漢志經七十篇下注云、后氏戴氏七十，即十七，所謂士禮十七篇者也，傳寫倒誤。

逸禮三十九篇

劉歆遺書太常博士曰、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

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

漢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于天子之說。

鄭康成六藝論曰。後得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

賈公彥曰。漢興求錄遺文。有古文今文。高堂生傳十

七篇、是今文也、孔子宅得古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篆書、是爲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同、而字多不同、餘三十九篇、絶無師説、在於秘館、

朱子曰、今儀禮多是士禮、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乃孔壁所藏之書、其中有天子諸侯禮、所以班固言愈於推士禮以知天子諸侯之禮、是固作漢書時、其書尚在、鄭康成亦見及之、今注疏中有援引處

王應麟曰、藝文志謂之禮古經、未有儀禮之名、張淳云、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孔壁古文多三十九篇、康成不注、遂無傳焉、注謂古文作某者即

十七篇古文也、論衡以為宣帝時河内女子壞老屋得佚禮、恐非、

又曰、逸禮三十九、其篇名頗見於他書、若學禮見賈誼傳、天子巡狩禮見周官内宰注、朝貢禮見聘禮注、朝事儀見覲禮注、禘嘗禮見射人疏、中霤禮見月令注及詩泉水疏、王居明堂禮見月令禮器注、古大明堂禮昭穆篇見蔡邕論、本命篇見通典、聘禮志見荀子、又有奔喪投壺遷廟釁廟曲禮少儀内則弟子職諸篇、見大小戴記、及管子、

吳澂曰、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亦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

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

閻若璩曰、孔壁古文禮三十九篇、讀隋牛弘傳、始知書亡於隋以前、故隋經籍志無其目、

又曰、朝事儀見大戴禮記卷十二、非逸禮也、賈誼引學禮、本禮記保傅篇、古大明堂之禮、蔡邕明言禮記皆非逸經、

按漢志云、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謂校高堂生所傳之十七篇、十七誤倒為七十、蓋禮古經五十

六卷、篇各為卷、實五十六篇、內減十七篇、故多三十九篇、學即校也、

又按本命亦大戴禮記篇名、及聘禮志、皆非逸禮、援壺奔喪、鄭康成雖以為禮之正經、而不云在逸禮中、

禮記

漢書藝文志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六國時人也、曲臺后倉九篇、如淳曰、行禮射於曲臺、后倉為記、故名曰曲臺記、漢曰、大射于曲臺、晉灼曰、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也、

漢書景十三王列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

周官尚書禮記、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孟子老子之
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
漢書儒林傳、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
王應麟曰、記百三十一篇、今逸篇之名可見者、有三
正別名記、親屬記、明堂記、曾子記、禮運記、五帝記、王
度記、王霸記、瑞命記、辨名記、孔子三朝記、月令記、大
學記、
按成帝河平三年、命劉向校中秘書、至哀帝時復使
子歆卒父業、歆于是總群書、奏其七略、班固因七略
以為藝文志、其儒林傳云、聖號小戴呂博士論石渠

至九江太守、論石渠在宣帝甘露中、前於劉向校理秘書矣、大小戴删定禮記、在宣成之間、而班志所載但據七略論列之舊、不及二戴篇數、後人因隋書經籍志、先言劉向考校經籍、次言大小戴記、遂以為二戴因劉向校定者而删其煩重、非也、

大戴禮記八十五篇

隋書經籍志、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梁有謚法三卷、後漢安南太守劉熙注、亡、

司馬貞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篇、

崇文總目、大戴禮記十卷、三十五篇、又一本、三十三篇、

中興書目、今所存止四十篇、其篇第始三十九、編次不倫也、

晁公武曰、大戴禮十三卷、今書止四十篇、其篇目三十九篇始、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两七十四、蓋因舊闕錄之、每卷稱今卷第幾、題曰九江太守戴德撰、按九江太守聖也、德爲信都王太傅、蓋後人誤題云、

王應麟曰、大戴禮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無甚異、

禮察篇首與經解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而曾子書十篇皆在焉、勸學禮三本見于荀子、保傅篇則賈誼書之保傅傅傳職胎教容經四篇也、漢書謂之保傅傳、

按大戴禮、宋時曾列之十四經、余嘗考定其文、記於目錄後曰、右太傅禮、見存三十有九篇、不題作注人姓名、朱子引明堂之說、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注曰、法龜文、以注為康成作也、惟王伯厚指為盧辨之注、(辨字景宣周書有傳)是書自漢迄今、注獨此一家、而脫誤特多、余嘗訪求各本、得宋本一、元明本四、宋本亦有譌失、余

合五本參互校正、今春正月、盧編修紹弓以其校本示余、又得改正數事、盧編修本所失者、則余五本中或得之、若疑文闕句、無從攷得、姑俟異日、鄭康成注學記引成王踐阼、孔沖遠以師、尚父、亦端冕及西折而南、皆為、鄭所加、又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亾、瑞書則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今、各本不與沖遠所見同、殆俗儒未省照、徒據、康成稱引竄改也、夏小正緹縞下、忽云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移之於篇首、寔爾雅疏語、校是書者、所竄入、公冠篇、太子擬焉、

各本譌作天子、吳、㓛、清、儀禮述、經、亦然、幸、盧注可攷、其公冠之譌為公符、王、伯厚、困學紀聞、已、莫是正、許叔重五經異義、論明堂、稱戴記禮說盛德記、魏書李謐傳、隋書牛弘傳、俱稱盛德篇、或稱泰山盛德記蓋隋唐已前故書無所謂明堂篇者、朱子引明堂不引盛德、於此知宋時之本已分合竄易、非復前人之舊。矣。書十有三卷、凡五卷無注、卷一卷二卷七卷九卷十二卷之四卷之五、立事至天圜十篇、〻題並冠以曾子、即漢藝文志之曾子書尚存於是、卷之九、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卷之十一、小辨用兵、少閒、王伯厚以為即漢志

孔子三朝七篇中隔以卷之十、篇帙淆亂也、篇目起三十九、迄八十一、中有兩七十四、晁公武亦云然、熊朋來吳幼清皆云兩七十三、陳振孫云兩七十二、因竄入明堂篇、題爲六十七、已下改者、殊也、注中徵引漢魏晉之儒、有康成、譙周、孫炎、宋均、王肅、范甯、郭象及楊孚異物志、然則爲景宣注甚明。乾隆丁丑夏東原氏記

夏小正

禮記、孔子曰、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鄭注、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夏小

正、

史記夏本紀、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

隋書經籍志、夏小正一卷、戴德撰、

金履祥曰、小正者紀候之書、謂之小、則固非其大者也、其亦夏時之一端、與聖人得之以說夏禮、則必有大於此者、單子曰、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峙而畚挶、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然則舉一端而推、所謂夏時者、當必有制度數條之詳、不可得而聞矣、

按、隋志大戴禮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為卷、今夏小正在

十三卷中為第四十七朱子儀禮經傳揉其篇以此篇有經有傳遂分別十二月之經而以傳讓一字分繫其下余嘗攷論是篇記其星象曰建寅之月夏以為正月於時日躔降婁初昏參已過中猶云參中者舉大體言之非若後代求諸度分之細也斗柄縣在下者史記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參中則魁南上杓北下矣二月日躔大梁三月日躔實沈參伏者日所在之宿故伏而不見也四月日躔鶉首故昴朝覿南門在亢氐之南五月日躔鶉火故參朝覿大火中者夏以建午之月上合唐虞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蓋時之相去未遠也。周以建未之月，春秋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謂建未之月暑退昏中，建丑之月寒退旦中也。此惟周時則然，故周人表之紀候。凡星未中，左旋進而上，過中，左旋流而下。詩七月流火，合乎月令季夏昏火中，皆周時數百年間也。六月日躔鶉尾，斗魁北下，故杓南上也。七月日躔壽星，漢樓戶者與戶南北直也。織女三星恒嚮降婁，壽星西沒，則降婁東陞，故初昏織女東嚮，斗柄縣在下者，魁沈參首，旦參中，故斗柄北下而旦魁參相應也。八月日躔大火，大辰則伏者，爾雅大火謂之大辰。大辰房心尾也，心三星中明

大者、凡言大火主焉、此所謂辰也、日在則其星不見、故曰伏、同日出沒矣、去日、半次、而後、朝覿、旦參中者已過中、猶言之舉大體也、九月日躔析木之津、辰繫于日者、辰心也、日將出、心乃見東方、十月日躔星紀、南門二星、朝見于東南隅、非昏見也、言初昏者、失其傳也、織女北嚮而旦、星紀東陞、故降婁值北、織女恒嚮降婁者也、十有一月日躔玄枵、十有二月日躔娵訾之口、凡夏時日躔所在、與今差二次、與周時差一次、星之見伏昏旦中、悉因之而異

曾子十篇

漢書藝文志曾子十八篇名參、孔子弟子

隋書經籍志、曾子二卷、目一卷、

按曾子書、漢志隋志皆別行、今不復有傳本、惟大傳禮中、曾子立事至曾子天圓十篇、為兩卷、篇題皆冠以曾子二字、其即漢志曾子之尚存者無疑、

孔子三朝七篇

漢書藝文志、孔子三朝七篇、師古曰、今大戴禮有其一篇、蓋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

王應麟曰、孔子三朝七篇、大戴禮記、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閒、凡七篇、

公冠篇

按禮記四十九篇、據鄭目錄考之於劉向别錄屬制度者六、曲禮上下王制禮器少儀深衣是也、屬通論者十六、檀弓上下禮運玉藻大傳學記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儒行大學是也、屬明堂陰陽者二、月令明堂位是也、屬喪服者十一、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上下喪大記奔喪問喪服問閒傳三年問喪服四制是也、屬世子法者一、文王世子是也、屬子法者一、內則是也、屬祭祀者四、郊特牲祭法祭義祭統是也、屬樂者一、樂記是也、屬吉事者六、投壺冠義昏義鄉飲酒義燕義聘義是也、孔沖遠於樂

記下云。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也。在劉向前矣。據孔氏所云樂記入禮記。在劉向之前。是小戴定禮記。劉向別錄曾列其書也。別錄於諸篇既各以類從。而又列小戴禮記之目。故孔氏謂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今樂記一篇。本十一篇。或小戴所合為一篇。劉向校書共得二十三篇。別錄於禮記外更列樂記。故孔氏又云。至劉向為別錄時。更載所入樂記十一篇。又載餘十二篇總為二十三篇。孔氏於喪服四制下又云。案別錄無喪服四制之文。然則別錄列禮記四十九篇之目者。固有喪

脫一刪字

服四制而其諸篇之文各以類從者闕此一篇也又後漢書橋玄傳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為大鴻臚仁即班固所云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者也（當云從同郡戴聖學作戴德者誤）仁親受禮於小戴其書已為四十九篇劉向當成帝時校理秘書仁亦成帝時為大鴻臚而小戴定禮記必稱在前故向得列之別錄而仁又為章句也隋書經籍志序二戴于劉向後又曰戴聖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

融、又為之注、不知其說何所本、融遠在劉向檇仁之後、劉檇所見皆已四十九篇矣、鄭康成六藝論只云戴聖傳禮四十九篇、不言四十六、及融所加、其於目錄、亦絶不及融、陸德明孔沖遠、皆隋末唐初之儒、猶不言融加三篇、隋書成於唐、去漢已遠、傳聞應有失寔者、不足信也、

## 曲禮

王應麟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至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見賈誼新書禮篇、劉原父謂若夫坐如尸立如齊乃大戴記曾子事父母之辭、若夫二字失於刪去、然則曲禮之所采摭非一書也、

又曰、古以車戰、春秋時鄭晉有徒兵、而騎兵蓋始於戰國之初、曲禮前有車騎、六韜言騎戰、其書當出於周末、然左氏傳左師展將以昭公乘馬而歸、公羊傳齊魯相遇以鞍爲几、已有騎之漸、

閻若璩曰、程大昌雍錄云、古皆乘車、今古公亶父曰走馬、恐此時或已變乘爲騎、蓋避走之遽、不暇偶車、按樂師云、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注、王行于大寢之中、則奏肆夏、詩爲節、趨於朝廷之上、則奏采薺、詩爲節、行擬而趨疾、跂車之疾徐、亦以二詩爲節也、釋宮、疾行曰趨、疾趨曰走、車既可謂之趨、則亦可謂之走、

## 月令

王應麟曰、夏小正曰、正月啓蟄、月令孟春蟄蟲始振、仲春始雨水、注云、漢始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

月節、左傳啟蟄而郊、建寅之月正義云、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迄今不改改啟為驚蓋避景帝諱周書時訓、雨水之日、獺祭魚、驚蟄之日、桃始華、易通卦驗先雨水、次驚蟄、此漢太初後曆也、月令正義云、劉歆作三統歷改之、又按三統歷穀雨三月節清明中、而時訓通卦驗清明在穀雨之前、與今曆同、然則二書皆作於劉歆之後、時訓非周公書明矣、是以朱子集儀禮、取夏小正而不取時訓、馬融注論語、謂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其篇今亡、閻若璩曰三統歷以武王元年三月二日庚申驚蟄、三月者、建寅之月、與左氏啟蟄而郊月數同、時訓解雖未必周公書、而先雨水

後驚蟄、則是寫人以後之節以上古歷耳

又曰、周書序、周公辯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唐大衍曆、議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自後魏始載于曆、乃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李業興以來迄麟德曆凡七家、皆以雞始乳為立春初候、東風解凍為次候、與周書相校、二十餘日、一行改從古義漢上易圖云、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時訓乃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十日為節、二書詳略雖異、大要則同、易通卦驗所記氣候、比之時訓晚者、二十有四、早者三、當以時訓為定、故楊子雲太平二十四氣、關

子明論七十二候、皆從時訓

又曰、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太玄數云、冬為井、唐月令、冬祀井而不祀行、

錢辛楣曰、月令於劉向別錄、屬明堂陰陽記、則是篇本古明堂遺制、呂氏從而錄之、秦有天下、不聞有事于明堂、蓋非不韋所撰、而蔡邕王肅張華、皆言是周公作、必有所據、呂氏錄明堂陰陽記舊文於首、以為綱、附以八覽六論為目、中閒雜入秦官、無足怪也、且言太尉為秦官者、據漢百官表之文也、然晉語公使祁奚為元尉、韋昭注云、中軍尉也、釋過殺為與尉、韋懸

注云上軍尉也管子分州以為十里里為之尉又曰筦商藏於里尉則尉之稱不自秦始亦周官之名矣

按月令昏旦中星與夏小正大致差一次此歲差之說也歲差者以恒星每歲東移積至二千一百餘年而差及一次昏旦中星既變既則北斗所指亦殊鄭注於十二月之下皆曰斗建其之辰非也余嘗就周髀之書考之而知月建之說由于北極作璿璣四游解曰今人所謂赤道極者即魯論之北辰周髀之正北極也又曰北極樞今人所謂黄道極者即周髀之北極璿璣也虞夏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說璿璣

以擬黃道極。後失其傳。莫之能述。羣說紛馳。私臆罔據矣。正北極者。左旋之極。北極璿璣。每晝夜環繞之而成規。冬至夜半。在正北極下。子正北位是為北游所極。日加卯之時。在正北極左。卯正東位是為東游所極。日加午之時。在正北極上。午正南位是為南游所極。日加酉之時。在正北極右。酉正西位是為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日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正北子位。晝夜左旋一周而又過一度。古法度漸進至四分天周之一。則春分夜半寔為東游所極。故夏至夜半南游所極。秋分夜半乃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歲四游所極也。古者冬夏

致日故周髀之文、但舉二至、則二分可知也、又錯舉冬至卯酉則每日必周四游、皆可知也、又作月建解曰、月建之說、由來古矣、漢人據逸周書以為斗杓移辰者、失其傳也、試以正北極為中、以北極璿璣環繞而成之規均分十有二宮、冬至夜半璿璣起正北子位、是為建子、晝夜一周、又過一度古度法小寒則過丑位、大寒爰正丑位、是為建丑、立春過寅宮、雨水爰正寅位、是為建寅、驚蟄過卯宮、春分爰正卯位、東游所極是為建卯、清明過辰宮、穀雨爰正辰位、是為建辰、立夏過巳宮、小滿爰正巳位、是為建巳、芒種過午宮、夏至

爰正午位（南游所極）是爲建午、小暑過未宮、大暑爰正未位、是爲建未、立秋過申宮、處暑爰正申位、是爲建申、白露過酉宮、秋分爰正酉位、（西游所極）是爲建酉、寒露過戌宮、霜降爰正戌位是爲建戌、立冬過亥宮、小雪爰正亥位、是爲建亥、大雪過子宮、冬至復正子位、（北游所極）如是終古不變、非若斗杓所指、虞夏迄今、已差兩次也、

又按祖沖之曰、月位稱建、諒以氣之所本、名隨實著、非謂斗杓所指、近校漢時、已差半次、審斗節時、其效安在、今攷北極璿璣四游、與日躔黃道發斂相應、而

二十四氣圖之祖氏所謂諒以氣之所本、雖未能確言、其識卓矣、

又按唐明皇刪月令舊文、更附益時事、名御刪定月令、改置第一、宋景祐二年、始復舊月令、而唐月令別行、唐開成中石經及徐堅初學記所引、皆唐月令也、於昏旦中星、悉改從唐時節氣星象、

禮運

王應麟曰、禮運致堂胡氏云、子游作、呂成公謂蜡賓之歎、前輩疑之、以為非孔子語、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禹湯為小康、是老聃墨氏之論、朱文公謂程子論

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賢可爲、恐亦微有此意、但記中分裂太甚、幾以帝王爲有二道、則有病、又曰、白虎通云、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今禮運無此語五性仁義禮智信、韓子原性、與此合、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朱子曰、今按禮經威儀、劉向作經禮曲禮、而中庸以禮經爲禮儀、鄭玄等皆曰經禮、即周禮三百六十官、曲禮即今儀禮冠昏吉凶、其中事儀三千、以其有委曲威儀、故有二名、臣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謂冠昏吉凶、蓋以儀禮爲經禮也、而近世括蒼葉夢得曰、經禮制

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先王之世、二者蓋皆有書藏於有司、祭祀朝覲會同、則太史執之以涖事、小史讀之以喻衆、而鄉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亦此書也、愚意禮篇三名、禮器為勝、諸儒之說、瓚葉為長、蓋周禮乃制治立法設官分職之書、於天下事無不該攝、禮典固在其中、而非專為禮設也、不應指其官目、以當禮篇之目、又況其中或以一官兼掌衆禮、或以數官通行一事、亦難計其官數、以充禮篇之數、至於儀禮、則其中冠昏喪祭燕射朝聘、自為經禮大目、亦不容專以曲禮名之也、但曲禮之篇、

未見於今何書爲近、而三百三千之數、又將何以充之
耳、又嘗攷之經禮、固今之儀禮、其存者十七篇、而其逸
見於他書者、猶有投壺奔喪遷廟中霤等篇、其不可見
者、又有古經增多三十九篇、而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數
十篇、及河間獻王所輯禮樂古事、多至五百餘篇、儻或
猶有逸在其間者、大率且以春官所領五禮之目約之
則其初固當有三百餘篇亡疑矣、所謂曲禮、則皆禮之
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篇、所記事
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制器備物宗廟宮室
衣冠車旗之等、凡所以行乎經禮之中者、其篇之全數

雖不可知，然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餘矣。

明堂位

王應麟曰，明堂位，成王命魯公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春秋意林曰，魯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也，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為墨翟之學，使成王之世，魯已賜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由平王以下乎，惠公事見呂氏春秋仲春，公是閻若璩曰公是即劉原文始發此論，博而篤矣，石林止齋皆因之，

又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按春

秋成公六年立武宮武宮非始封之君毀已久而復立益僭用天子文武二祧之禮春秋之所譏而記以為禮乎（閻若璩曰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左氏明矣）

又曰魯世家伯禽之孫潰弑幽公而自立周昭王之十四年也諸侯篡弑之禍自此始記謂君臣未嘗相弑不亦誣乎太史公曰揖讓之禮則從矣行事何其戾也

又曰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春秋屢書以譏其僭又書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皆僭王制曰若以王禮為當用則如泮宮閟宮春秋不書

矣

## 正業

王應麟曰、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朱子曰、古者唯習詩書禮樂、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則掌於史官、學兼通之、不是正業、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

閻若璩曰、吳文正謂易者卜筮之繇辭、春秋者侯國之史記、自夫子贊易修春秋後、學者始以易春秋合先王教士之四術、而爲六經、余亦謂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此進樂正之常法、至

及門高弟方授以易春秋、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六藝乃六經、非周官之所云六藝也、

樂記

漢書藝文志、樂記二十三篇、自黃帝以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二者相與並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

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

桓譚新論曰、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技、教鼓舞琴、臣導引、無所服餌、

孔穎達曰、按鄭目錄云、名曰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此于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為一篇、謂其有樂本、有

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二十四卷記、無所錄也、其十二篇之名、按別錄十一篇、餘次、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篇十五、樂穆第十六、説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三十、（三十當是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是也、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也、在劉向前矣、至劉向爲別錄時、更載所入樂記十一篇、又載餘十二篇、總爲二十三篇也、

吳澂曰禮經之僅存者猶有今儀禮十七篇、樂經則亡矣、其書疑多是聲音樂舞之節、少有辭句可誦讀記識、故秦火之後無傳、諸儒不過能言樂之義而已、而劉向所得樂記二十三篇、又與河間獻王所撰二十四卷不同、其二十三篇內之十一、合為一篇、蓋亦删取要略、非全文也、

徐師曾曰、漢興制氏世為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義理、其言義理、則此篇是也、當是古來流傳文字、而河間獻王、寔纂述之、非成於漢儒也

按樂記十一篇、據皇侃所分、自首至王道備矣、為樂

本、自樂者爲同、至則此所與民同之、爲樂論、自王者功成作樂、至于聖人曰禮樂云爲樂禮、自昔者舜作五絃之琴至先王著其教焉爲樂施、自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至是以君子賤之也、爲樂言、自凡姦聲感人、至則所以贈諸侯也、爲樂象、自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至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爲樂情、自魏文侯問於子夏曰、至彼亦有所合之也、爲魏文侯、自賓牟賈侍坐於孔子、至不亦宜乎、爲賓牟賈、自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可謂盛矣、爲樂化、自子贛見師乙而問焉至末、爲師乙、